

魏

書

二
二

列傳第四十二

魏書五十四

游雅

高閼

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少好學有高才世祖時與勃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東宮內侍長遷著作郎使劉義隆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加建威將軍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進爵爲侯加建義將軍受詔與中書侍郎胡万回等改定律制出爲散騎常侍平南將軍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

徵爲祕書監委以國史之任不勤著述音無所成
詔雅爲太華殿賦文多不載雅性剛褻好自矜
誕陵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薄允才允
性柔寬不以爲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于
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之
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貴已賤人皆此類也允
著徵士頌殊爲重雅事在允傳雅因論議長短
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和平二
年卒贈相州刺史謚曰宣侯

子僧奴襲爵卒

子雙鳳襲

雅弟恒子曇護太和中爲中散遷典寺今後慰
勞仇池爲賊所害贈肆州刺史

高閭字閭士漁陽雍奴人五世祖原晉安北軍
司上谷太守關中侯有碑在薊中祖雅少有令
名州別駕父洪字季願陳留王從事中郎閭貴
乃贈寧朔將軍幽州刺史固安貞子閭早孤少
好學博綜經史文才雋偉下筆成章本名驢司

徒崔浩見而奇之乃改爲閭而字焉真君九年
徵拜中書博士和平末遷中書侍郎高宗崩乙
渾擅權內外危懼文明太后臨朝誅渾引閭與
中書令高允入於禁內參決大政賜爵安樂子
加南中郎將與鎮南大將軍尉元南赴徐州閭
先入彭城收管籥元表閭以本官領東徐州刺
史與張謨對鎮圍城後還京城以功進爵爲侯
加昭武將軍顯祖傳位徙御崇光宮閭上表頌
曰臣聞刑制改物者應天之聖君齟齬順常者

守文之庸主故五帝異規而化興三王殊禮而
致治用能憲章万祀垂軌百王歷葉所以挹其
遺風後君所以酌其軌度伏惟太上皇帝道光
二儀明齊日月至德潛通武功四暢霜威南被
則淮徐來同齊斧北斷則獫狁覆斃西摧三危
之酉東引肅慎之貢皇遐款塞九有宅心於是
從容閑覽希心玄奧尚鼎湖之奇風崇巢由之
高潔時咨熙載亮采羣后爰挹大位傳祚聖天
開古之高範爰萃於一朝曠葉之希事載見於

今日昔唐堯禪舜前典大其成功太伯讓季孔
子稱其至德苟位以聖傳臣子一也謹上至德
頌一篇其詞曰茫茫太極悠悠遐古三皇刑
制五帝垂祐仰察璿璣俯鑒后土雍容端拱惟
德是與夏殷世傳周漢纂烈道風雖邈仍誕明
哲爰旣三季下凌上替九服三分禮樂四缺上
靈降鑒思皇反正乃眷有魏配天承命功冠前
王德侔往聖移風革俗天保載定於穆太皇克
廣聖度玄化外暢惠臨內悟遺此崇高提彼冲

素道映當今慶流後祚明明我皇承乾紹煥比
誦熙周方文隆漢重光麗天景辰暉疊旦府孔
修三辰貞觀功均乾造靈靈復雨潤養之以仁敦
之以信綏之斯和動之斯震自東徂西無思不
順禎候並應福祿來格嘉穀秀町素文表石玄
鳥呈皓醴泉流液黃龍蜿蜒遊鱗弈弈冲訓旣
布率土咸寧穆穆四門灼灼典刑勝殘豈遠暮
月有成翹翹東岳庶見翠旌先民有言千載一
泰昔難其運今易其會沐浴淳澤被服冠帶

飲和陶潤載欣載賴文以寫意功由頌宣吉甫作
歌式昭永年唐政緝熙康哉垂篇仰述徽烈被
之管絃高允以閭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爲顯
祖所知數見引接參論政治命造麋死頌北伐
碑顯祖善之承明初爲中書令加給事中委以
機密文明太后甚重閭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皆
其文也太和三年出師討淮北閭表曰伏見廟
筭有事淮海雖成事不說猶可思量良以愚劣
本非武用至於軍旅尤所不學直以無諱之朝

敢肆狂瞽區區短見竊有所疑臣聞兵者凶器
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開泰四方無虞豈宜盛
世干戈妄動疑一也淮北之城凡有五處難易
相兼皆須攻擊然攻守難圖力懸百倍反覆思
量未見其利疑二也縱使如心於國無用發兵
遠入費損轉多若不置城是謂空爭疑三也脫
不如意當延日月屯衆聚費于何不有疑四也
伏願思此四疑時速返旆文明太后令曰六軍
電發有若摧朽何慮四難也遷尚書中書監淮

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祿文明太后令召羣臣議
之間表曰天生烝民樹之以君明君不能獨理
必須臣以作輔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車
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德高者則位尊任廣者
則祿重下者祿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義庶
民均其賦以展奉上之心君王聚其材以供事
業之用君班其俸垂惠則厚臣受其祿感恩則
深於是貪殘之心止竭効之誠篤兆庶無侵削
之煩百辟備禮容之美斯則經世之明典爲治

之至術自堯舜以來逮于三季雖優劣不同而
斯道弗改自中原崩瓦天下幅裂海內未一民
戶耗減國用不充俸祿遂廢此則事出臨時之
宜良非長久之道大魏應期紹祚照臨萬方九
服旣和八表咸謚二聖欽明文思道冠百代動
遵禮式稽考舊章準百王不易之勝法述前聖
利世之高軌置立鄰黨班宣俸祿事設令行於
今已久苛慝不生上下無怨姦巧革慮闕覲絕
心利潤之厚同於天地以斯觀之如何可改又

洪波奔激則隄防宜厚姦悖充斥則禁網須嚴
且飢寒切身慈母不保其子家給人足禮讓可
得而生但廉清之人不必皆富豐財之士未必
悉賢今給其俸則清者足以息其濫竊貪者足
以感而勸善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
不能自保難易之驗灼然可知如何一朝便欲
去俸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從閭議高祖又引
見王公已下於皇信堂高祖曰政雖多途治歸
一體朕每蒙慈訓猶自昧然誠知忠佞有損益

而未識其異同。怕懼忠貞，見毀佞人，便進寤寐。思此如有隱憂。國彥朝賢休戚所共，宜辨斯真。僞以釋朕懷。尚書游明根對曰：「忠佞之士實亦難知。依古爵人，先試之以官。官定然後祿之。三載考績，然後忠佞可明。」問曰：「竊謂袁盎徹慎，夫人席是其忠，譖殺晁錯，是其佞。若以異人言之，望之爲忠，石顯是佞。高祖曰：『自非聖人，忠佞之行時或互有。』但忠功顯，即謂之忠；佞迹成，斯謂之佞。史官據成事而書於今，觀之有別明矣。」朕

所問者未然之前卿之所對已然之後問曰佞者飾智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皦然可知高祖曰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境豈是皦然易明哉或有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如楚子綦後事顯忠初非佞也問曰子綦諫楚初雖隨述終致忠言此適欲譏諫非爲佞也子綦若不設初權後忠無由得顯高祖善問

對閭後上表曰臣聞爲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
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
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
武功以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
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
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剋北狄悍愚同於
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
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
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

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
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以倏忽
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鬪互相圍逼難以
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皇長城是
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
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
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
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
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